

多面的民主政治與多面的民主理論 ——評郭秋永著《當代三大民主理論》

台北：聯經，2001 年。iv+230 頁

劉義周

我們如果辦一場街頭民意調查，攔住來往的男女老少，只問一個問題：「請問您，什麼叫『民主』？」我們大概可以想像，答案一定是琳瑯滿目、形形色色、無奇不有。最奇的是：每一個人都有道理。張三說「民主就是你可以投票選總統」，我們很難表示異議；李四說「民主就是你可以批評陳水扁而不會被抓」，好像也是一個民主社會不能少的條件。其他的人，也各有其他還能自圓其說的道理。

如果我們這場民調的對象是世界各自稱為「民主國家」的領袖，答案一樣是琳瑯滿目，形形色色，無奇不有。不一樣的只是這些政治領袖更善於精緻包裝而已。所以「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指導民主」、「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這類的創作，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在不同地方流行。我們有時不免自問：如果這些也可以叫「民主」，那還有什麼樣的政治不叫民主？民主一定有些最基本的本質吧。於是大家都要轉向政治理論家來尋求正解。結果大家發現：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最後真理，原來也比比皆是啊！我們早就陷在一團民主理論的迷霧裡了。

郭秋永的《當代三大民主理論》正是在這團民主迷霧中指點人們如何去辨識正確方向的著作。

《當代三大民主理論》一書主要的內容，在評述三位民主政治理論家的主要理論。包括：Robert A. Dahl 的多元政治理論，Benjamin R. Barber 的強勢民主理論以及 Samuel P. Huntington 的政治參與理論。他從這三位政治理論家豐富的著作中，析辨他們主要的概念、解構他們的理論、分析他們的理論在經驗世界中的可行性。在對 Dahl 的多元政治理論的評論裡，郭秋永主要在剖析價值中立在不同時期的 Dahl 的多元民主理論建構中的角色；在對 Barber 的強勢民主理論的分析中，郭秋永對用「直接民主」強烈挑戰「代議民主」的 Barber，提出了差不多一樣強烈的挑戰。不僅挖出其理論建構在邏輯上的一個大洞，也質疑其在經驗政治世界中實踐的可能；在對 Huntington 因關注不同國家而變來變去的政治參與理論的分析中，特別點出這些轉折的困境所在以及解套的方向。Huntington 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參與模型，有的在概念上動人，在經驗的測量與驗證上的困難度仍然不小；另有一些則還有待系統模型建構工作。

在以上的這些分析中，郭秋永切入問題的角度，都有嚴謹的政治學方法論的考量。不論是概念的解析、命題的製作、理論的建構以及驗證，都在這些討論中穿針引線。這樣的作法，研究者需要政治哲學嚴謹的邏輯訓練，也需要實證研究中完整的量化分析素養。環視台灣政治學界，唯一人能之——郭秋永。正因為他有這樣的學術背景，很多在政治哲學與實證政治學兩個大領域中必須注意的限制與陷阱，他都有能力可以照顧得到。這也是這本書同時都可以被政治學不同次領域的人，從思想、制度到行為的經驗研究的人列作重要參考書的主要理由。

具體來說，《當代三大民主理論》有幾個分別為不同的讀者彰顯的主要的特色：

其一，郭秋永指出了一個民主理論學者（以及學習者）可以依循的方向。「政治參與」在爭議繽紛的民主政治的概念中，居於樞紐的地位，是民主政治這一概念中的共同核心。缺乏這樣的共同核心，有關「民主」的所有討論，難免淪於各說各話。因為有「政治參與」這樣的共同核心，討論具代表性的三個民主理論的建構，才有意義。我們瞭解的全球各地民主演進的過程中，都是在兩個面向上發展：有參與權的人在數量上的擴張以及有權參與項目的增加。這種對政治世界歷史的共同經驗，讓我們更能瞭解「政治參與」在民主理論建構中的地位。但即便如此，「政治參與」的概念還是有多面的意涵在。民主政治理論，絕對不會只有這三個。

其次，對政治領域中學習科學的哲學的人而言，這本書最大的鼓舞是：這是屬於我們政治學的書。我的意思是：在科學的哲學這個領域的研究中，政治學者從郭秋永的著作中看到是「政治的」探索。討論的是政治，而不是純粹的哲學，也不是純粹的科學（在很多時候，我們指的就是自然科學）。所以在他的諸文中，例舉說明的，大多是政治的活動或是政治的理論，不是用「外來的」物理學裡的溫度計來解釋政治行為的測量，也不是用心理學裡的白老鼠來推論人的政治行為。這樣的作法，除了出於強烈的政治學科本土自覺之外，別無他解。只有這樣的作法，政治學才有希望成為真正獨立的學科、成熟的學科。作者很清楚說出他在這方面的明顯主張：

長久以來，筆者深信政治學方法論的探討及其例釋，不論是否憑藉當代「科學哲學」名家的高見，應以政治研究題材為主，方才不會失諸空泛或陷入人云亦云，終而不知所云的困境。（原書第73頁）

第三，對從事經驗政治研究的人來說，《當代三大民主理論》提供的最重要的啟示，無疑是培養概念解析功夫的重要性。政治的經驗研究最容易招到的批評是：膚淺。這些批評的原因，固然有些是出於對政治研究量化方法的隔閡與排斥，但從事實證研究者在概念解析方面的訓練普遍較弱，也是難辭其咎的。郭秋永在政治哲學這方面的素養，在精鍊的概念解析過程中，表現無遺。我們拿他對「政治參與」觀念的演化趨勢的分析為例，從泛泛的政治見解發展到可運作、測量的參與定義，這樣的歸納結果，很直接地提供經驗研究者製作問卷問題的依據。這比起很多從事調查研究的人直接翻譯外國人使用的問卷題目來說，紮實深刻多矣。講求台灣社會科學學術的本土化，這樣的功夫才是把台灣的政治學發展落實的不二途徑。

第四，對政治學界不論從事規範研究的人或是經驗研究為主的人同樣重要的是：搭建彼此溝通的橋樑是必要的。郭秋永引用 Karl Popper 的「雲」與「鐘」的比喻來說明這一點。千變萬化的「雲」代表的是真實世界中最無規律、最無秩序、及最不可預測的現象；一成不變的「鐘」則代表最有規律、最有秩序、最可預測的現象。相當多數（如果不是全部）政治學者一定認為人的政治行為是比較屬於「鐘」的有規律、有秩序、可預測的一端。否則，研究政治「理論」，如何可能？可是在真實世界中，人類行為則因為價值、決定、意圖、計畫、目的以及學習等自主性觀念的影響，其實介於「雲」與「鐘」兩個極端中間。孰「雲」孰「鐘」？必定是搶佔政治學爐主的各方必爭的議題。我們可以從二十世紀政治學發展的過程中學到一點：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什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研究途徑或方法。每一種途徑或方法都有一定的功能，也有一定的限制。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的多元是無可避免的發展。於是兩個領域溝通的必要就出現了：

政治哲學的研究課題，基本上趨向於「雲」，而邏輯實證論的見解，相對上朝向於「鐘」。顯然地，「如雲」的著作，誠難契合「似鐘」的見解。……若要整合規範性與經驗性民主理論，則首需明確指出價值與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空言兩者關係不淺，實在無濟於事。……假使當代政治哲學的重現生機，要能生生不息，那麼致力建構出適於其研究題材的驗證方式，而不強行裝扮「似鐘」的模樣，乃是一件刻不容緩之事。（原書第 209-211 頁）

郭秋永把「民主」作為「本質上可爭議」的概念來檢討當代最著名的三個民主理論，這本書當也有可「爭議」之處。民主觀念在一個社會以一定的內容和形式存在，必有其情境因素。一個民主理論家在不同時期使用內涵有異的概念，這樣的轉折也必有其歷史、社會因素。換句話說，每個轉折背後，都當有個可以解釋這種轉折的故事。郭秋永在文中剖析了不少這種轉折前後的概念上的差異。例如：Dahl 在行為主義發展不同階段中，對「價值中立」的不同處理以及 Huntington 同樣對「價值中立」處理的細微變化，都被一一點出。明察秋毫，殆無疑問。不過對讀者可能想要瞭解的概念轉折原因，缺乏故事背景的襯托，見樹也見林的目標，是還缺那麼臨門一腳，留有遺憾。

《當代三大民主理論》確實在「政治參與」這個核心概念下，提供我們辨識民主政治的理論與運作的一些方向。因此這本書對我們反省台灣實際政治，也有一定的警惕作用。台灣在過去的五十年裡，當權者、在野者都在推銷民主政治。現在台灣是民主化了，連政黨都輪替了。回首半世紀，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在不民主的時代裡被倡議的民主和在民主化後的時代裡被膜拜的民主，是有相當的差異的。認真檢

視，政黨輪替前後的台灣民主，也有不一樣的風貌。談民主理論及其實踐，我們大概都得謹慎地問：誰（Who）？在什麼時候（When）？倡議什麼樣（What）的民主？為什麼（Why）？畢竟，真實世界裡的民主政治和學院裡的民主理論，都是多面貌的呀！

